

誠齋詩集箋證

〔南宋〕楊萬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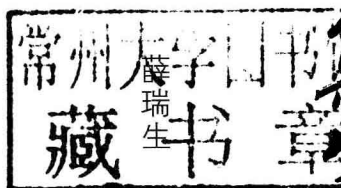
薛瑞生 校箋

三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誠齋詩集校證

〔南宋〕楊萬里 著



校箋

陝西出版集團
三秦出版社

誠齋集卷第二十朝天集

古今體詩一〇〇首

瑞生按：起淳熙十三年丙午（一一八六）正月迄同年十月作。是年作者六十歲，在尚書左郎官東宮侍讀任。春，充省試與殿試官。

寒食雨中同舍人約遊天竺得十六絕句呈陸務觀（一）（二）

遊山不合作前期，便被山靈聖得知（二）。只等五更傾一雨，三更猶是月明時。

校記

（一）「人」字原無，據北大本與四庫本補。 （二）「聖」，備要本作「望」。

箋注

〔一〕寒食，寒食節，已詳見前注。同舍，同僚。天竺，即天竺寺，《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下天竺靈山教寺，在隋號「南天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祥符初號「靈山寺」，天禧復名「天竺」。

寺」，紹興改賜「天竺」時恩薦福」，爲吳秦王香火。慶元復今額，有御書閣，藏仁宗及中興五朝御書。」

又

筍輿衝雨復衝泥，一徑深深只覺遲。
孤塔忽從雲外出，寺門漸近報儂知。

又

住山何敢望他僧，只是遊山也不曾。
可惜一條杉檜路，都將濕了不教行（一）。

校記

（一）「了」，原誤作「丁」，據四庫本與《全宋詩》改。

又

破雨遊山也莫嫌，却緣山色雨中添。
人家屋裏生松樹，穿出茅簷却覆簷。

又

小溪曲曲亂山中，嫩水濺濺一線通。
兩岸桃花總無力，斜紅相倚臥春風。

又

老檜如幢翠接連，山茶作塔綠縈纏。山僧相識渾相忘，不到山中十五年。

又

三峰小石一方池，下有機泉仰面飛〔一〕。坐看跳珠復拋玉，忽然一噴與簷齊。

箋注

〔一〕機泉，即噴泉。作者《泉石膏肓記》云：「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爲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據《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載，天竺有跳珠泉、大悲泉等。

又

清遠溪中小閘頭，遮攔溪水不教流。山僧爲我放一板〔二〕，濺雪奔雷怒未休。

箋注

〔一〕一板，謂置板爲渡。

又

城裏哦詩枉斷髭，山中物物是詩題。欲將數句了天竺，天竺前頭更有詩。

又

忽見金絲嫋綺疏〔一〕，又驚寒食到來初。不知折盡西湖柳，插遍長安萬戶無〔二〕。

箋注

〔一〕金絲，謂柳絲。綺疏，亦作『綺疎』，本指刻成空心花紋的窗戶，此指柳絲中的空隙。

〔二〕長安，指臨安。

又

禪房寂寂水潺潺，澗草巖花點綴間。忽有仙禽發奇響，頻伽來自補陀山〔一〕。

箋注

「一」類伽，即類伽鳥，迦陵頻伽的省稱。此鳥鳴聲清脆，佛經謂常在極樂淨土。《正法念處經·觀天品》：「（天子）復謁普林。其普林中，有七種鳥，……珊瑚銀寶，爲迦陵頻伽，其聲美妙，如婆求鳥音，衆所聞樂，翱翔空中，遊戲自如。」《舊唐書·憲宗紀下》：「訶靈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類伽鳥並異香名寶。」補陀山，補陀落迦山的簡稱。即普陀山。趙彥衛《雲麓漫抄》卷二：「補陀落迦自明州定海縣招寶山泛海東南行，兩潮至昌國縣，自昌國縣泛海到沈家門，過落獅山，亦兩潮至山下。」陸游《海山》：「補落迦山訪舊遊，庵摩勒果溢中州。」錢仲聯校注：「《普陀落迦新志》卷二：「普陀落迦山在浙江定海縣東百里許海中，爲《華嚴經》善才第二十八參觀世音菩薩說法處。」」

又

雨裏忽忽出郊，晴時不出却誰教。西湖北畔名園裏，無數桃花只見梢。

又

戶戶遊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貧。今朝道是遊人少，處處園亭處處人。

又

若道尋春被雨催，如何隨處兩三杯。
晚晴曉雨如翻手，有底虧儂不好來。

又

萬頃湖光一片春，何須割破損天真。
却將葑草分疆界〔二〕，葑外垂楊屬別人。

箋注

〔一〕葑草，菰根，即茭白根。《晉書·毛璩傳》：『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菇葑。』何超音義：『《珠叢》云：菰草叢生，其根盤結，名曰葑。』湖澤中葑菱聚集處，年久腐化，變爲泥土，水涸成田，使西湖分成數塊，故云。

又

轎頂花枝儘鬧裝，遊人未暮已心忙。
無端更被千株柳，展取蘇堤分外長。

和皇太子雨中賞梅偶成二首〔一〕〔二〕

日到青宮分外長〔二〕，梅兼白雪一時芳。儲皇更著瓊瑤句，句裏天葩別樣香。

校記

〔一〕原無「二首」二字，據《全宋詩》補。

箋注

〔一〕皇太子，即光宗趙惇。已詳見前卷六《代錢塘宰莫子章賀皇太子生辰》注。

皇太子宮。《宋史·地理一》：「東宮，在麗正門內，孝宗、莊文、景獻、光宗皆常居之，」

〔二〕青宮，

又

玉淵堂下一梢長〔二〕，倚賴春風壓衆芳，妙句忽從天上落，千花從此總無香。

箋注

〔一〕玉淵堂，《武林舊事》卷四「故都宮殿」載，東宮有玉淵堂。

謝皇太子三月十九日宴榮觀堂頒賜金杯禰羅〔一〕

春草池塘太液旁〔二〕，水精宮殿牡丹香。慙非綺里攀鴻翼〔三〕，也侍承華宴鳳莊〔四〕。玉唾銀鈎看落筆〔五〕，繡袍金碗拜盈箱〔六〕。迎門兒女牽衣袖，搜得隨侯與夜光〔一〕〔七〕。

校記

〔一〕「侯」，《全宋詩》校云：「楊本作「珠」。」

箋注

〔一〕榮觀堂，東宮內堂名，見《武林舊事》卷四「故都宮殿」。

〔二〕春草池塘，謝靈運《登池上

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三〕綺里，復姓，指漢初隱士綺里季，為「商山四皓」之一。據

《史記·留侯世家》載：「四皓隱居商山，漢高祖徵召，不應。後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厚禮卑辭，迎請四皓，使輔太子。一日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輟廢太子之事。」

〔四〕承華，太子宮門名，已詳見前注。鳳莊，太子之莊。

〔五〕玉唾銀鈎，謂文筆之美。

〔六〕繡袍句，謂太子所贈之物。

〔七〕隨侯，指隨侯珠。《淮南子·覽冥訓》：「譬如隨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注：「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左傳·桓公六年》作「隨」。夜光，即夜光珠，傳說夜間能發光的珠。王嘉《拾遺記·夏虞》：「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

門，至一空幘，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

餞趙子直制置閣學侍郎出帥益州分『未到

五更猶是春』二十八字爲韻得猶字「一」

錦水花潭照碧油「二」，西清學士舊鰲頭「三」。隨身琴鶴如清獻「四」，治蜀功名更武侯「五」。
無晚十行看暮召「六」，不應三峽隔辰猶「七」。垂楊管得人離別，舞破春風勸玉舟「八」。

校記

（一）『晚』，原作『脱』，據北大本與四庫本及《全宋詩》改。

箋注

「一」趙子直，趙汝愚（一一四〇——一一九六）字子直，居餘干。早有大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尋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移知成都。紹熙初，召爲吏部尚書，除知樞密院事。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汝愚遣韓侂胄以內禪意請於憲聖太后，奉嘉王即皇帝位，即喪次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外者，進右丞相。後爲韓侂胄所忌，遭貶。追謚忠定，封周王。《宋史》卷三九二有傳。制置，即制置使，南宋一路帥臣皆領制置使銜。閣學，諸閣直學士的簡稱。《宋史》本傳

曰：「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侍郎，六部之副職。《宋史》本傳曰：「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益州，南宋知益州，則領潼川、夔州、利州東西四路。據《南宋制撫年表》載：趙汝愚自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爲有命之日）至十五年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未到五更猶是春，賈島《三月晦日贈劉評事》：「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五更猶是春。」趙子直爲江西轉運使時曾贈糟蟹與作者，作者作《糟蟹賦》以贈之，見《誠齋集》卷四十四。〔二〕錦水，即錦江，岷江分支之一，在成都平原。傳說蜀人織錦濯其中，則錦色鮮豔，濯於他水，則錦色暗淡。花潭，即百花潭，在成都市西郊。潭北有杜甫草堂。杜甫《狂夫》：「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浪滄。」碧油，青綠色的油布車帷。南齊時公主所用，唐以後御史及其他大臣亦多用之。《南齊書·輿服志》：「自輦以下，二宮御車，皆綠油幢，絳系絡，御所乘，雙棟。其公主則碧油幢云。」方干《上越州楊岩中丞》：「試把十年辛苦志，問津同拜碧油幢。」陸游《六月二十六日夜夢赴季長招飲》：「安得此歡真入眼，碧油幢擁主人翁。」〔三〕西清，西廂清淨之處。司馬相如《上林賦》：「青龍蚺蠓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郭璞注引張揖曰：「西清者，箱中清淨處也。」中書省在西掖，學士屬中書省，故曰「西清」。鰲頭，狀元。〔四〕隨身句，趙抃（一〇〇八——一〇八四），字閱道，自號知非子。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曾爲御史，不畏權貴，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宋史·趙抃傳》載：「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必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

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五〕武侯，三國蜀諸葛亮死後封爲忠武侯，後世稱『武侯』。

〔六〕無晚句，意謂很快就會被召回京師。十行，《後漢書·循吏傳序》：『其（光武帝）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後以『十行』代指皇帝的手札或詔書。

〔七〕不應句，爲『不應三峽猶隔辰』之倒。三峽，即長江三峽，爲成都赴臨安必經之路，故云。辰，即辰居，猶宸居，帝王居處。南朝宋·謝莊《歌太祖文皇帝》：『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宇，綴旒下國。』

〔八〕玉舟，即玉船，亦稱『玉酒船』，酒杯。陸游《即席》：『要知吾輩不凡處，一吸已乾雙玉船。』

鏤宿省中心氣大作通昔不寐得兩絕句〔一〕

酒病春愁恰併來〔二〕，更衝花信宿鸞臺〔三〕。睡鄉垓子無三里〔四〕，玉漏聲聲只喚回。

箋注

〔一〕鏤宿，宋制，凡有機密事情者，有關官吏則宿省中並鎖廳以宿，謂之鎖宿。心氣大作，猶云『思緒翻滾』。通昔，即通夕。昔，通『夕』。《莊子·天運》：『蚊虻嚼膚，則通昔不寐矣。』郭慶藩集釋：『昔，猶夕。』《新唐書·李光弼傳》：『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王安石《贈寶覺》詩序：『後以翰林

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二〕酒病，因飲酒過量而生病。姚合《寄華州李中丞》：「養生非酒病，難隱題詩名。」〔三〕花信，即花信風。鸞臺，唐時門下省的別名。《新唐書·百官志二》：「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後借指朝廷高級政務機關。〔四〕墩子，古時築在路旁用以分界或計里數的土壇，每五里築單墩，十里築雙墩。

又

絕恨詩人浪許癡，四更無睡只哦詩。老鈴枕手眠惚底〔二〕，急雨顛風總不知。

箋注

〔一〕老鈴，守衛的老軍卒。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川〔一〕

淡墨倫魁政少年〔二〕，蓬山壁水得詩仙〔三〕。集賢學士看文筆〔四〕，國子先生費酒錢〔五〕。
濯錦江頭頻入夢〔六〕，桃花水面送歸船〔七〕。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八〕。

校記

(一)「倫」，四庫本作「掄」。

箋注

〔一〕王恭父，樓鑰《攻媿集》卷二有《送王恭父倉部知洋州》詩，袁說友《東塘集》卷四有《過廣安軍王恭父大著墓》詩，其人行實大抵如此，餘未詳。監丞，諸監丞之通稱。元豐改制後設五監丞：國子監丞、少府監丞、將作監丞、軍器監丞、都水監丞。國子監丞品位高於四丞之上，爲正八品。據詩意，王恭父爲國子監丞。倅，州之副貳，佐知州以治州事。宋曰通判。潼川，即潼川府路，當今重慶市以西、成都市以東地區，治所在資州（今四川資中）。

〔二〕淡墨倫魁，謂禮部試第一。科舉時代，以淡墨書榜，稱「淡墨榜」。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雜文》：「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哀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張洎《賈氏譚錄》：「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未及填右語「貢院」字，吏得疾暴卒。吏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則修改無及矣。然一榜之內，字有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宋制，禮部試與殿試名次有差，禮部試第一者殿試則決非第一。

〔三〕蓬山，秘書省的別稱。王勃《上明員外啓》：「更掌蓬山之務，麟圖緝謚。」陸游《喜楊廷秀秘監再入館》：「公去蓬山輕，公歸蓬山重。」壁水，指太學。吳自牧《夢梁錄·學校》：「古者天子有學，謂之「成均」，又謂之「上庠」，亦謂之「璧水」，所以養

育作成天下之士類，非州縣學比也。『蓋王恭父寄祿官有如秘書省校書郎之類的仕履，又在太學任職，故云。』

〔四〕集賢句，杜甫《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集賢，集賢殿書院的省稱。韓愈《順宗實錄四》：『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此句寫贈主中進士時之轟動情狀。

〔五〕國子句，杜甫《戲簡鄭廣文虔呈蘇司業》：『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蘇司業指蘇源明，據《唐書·蘇源明傳》：蘇源明時爲國子司業。《新唐書·鄭虔傳》：『玄宗愛其（鄭虔）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

〔六〕濯錦江，見前《餞趙子直制置閣學侍郎出帥益州分未到五更猶是春二十八字爲韻得猶字》注。

〔七〕桃花水，桃花開時之水，指春天。

〔八〕不日句，謂不日將被召回京。尺五天，比

喻離皇帝極近。杜甫《贈韋七贊善》：『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范成大《劉德修少卿避暑惠山因便寄贈》：『鳴鳳朝陽尺五天，忽忽過白鷗邊。』

題徐載叔雙桂樓〔一〕

遙憐天上桂華孤，月中何不種兩株。唐人此句真絕唱〔二〕，後來詩人半語無。向來何夕秋

風起〔一〕，吹脫廣寒雙桂子〔三〕。落向君家樓閣前，種玉開花今幾年〔四〕。清宵雙影寫牕戶〔五〕，却兼月裏成三樹。年年八月九月時〔六〕，黃金粟綴青瑤枝。秋風吹香入月去，風回却帶天香歸。容齋仙人爲作碑〔二〕〔七〕，誠齋老人爲作詩。金蟆玉兔已傳誦〔八〕，莫問姮娥知不知〔九〕。

校記

〔一〕〔夕〕，原作『人』，據北大本與四庫本及《全宋詩》改。

〔二〕〔齋〕，原作『齊』，據北大本與四庫本及《全

宋詩》改。

箋注

〔一〕徐載叔，徐賡，字載叔，衢州西安人，博學善屬文，與當時名士遊。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皆母氏教誨力也。《宋史》無傳。其事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一《橋南書院記》與卷三十六《留夫人墓誌銘》。據《留夫人墓誌銘》云：『今年六月，賡客都下。』《誠齋集》卷六十六《答徐賡書》云：『某再拜載淑徐君足下，宿昔辱臨晤語，有頃知嗜學之不淺，鑽文之不惰，將有以應吾君俊茂之求，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甚欣！甚賀！茲又蒙移書誨以今日科目文詞之利病，某陳人也，敢知時世詞章之利若病哉？』合觀陸揚之記，知徐賡習舉子業而來臨安，問學于陸楊耳。〔二〕遙憐三句，白居易《東城桂三首》之二：『遙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